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马烽
◎著

吕梁英雄传

让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时代文著出版社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吕梁英雄传

马 烽 西 戎◎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梁英雄传 / 马烽，西戎著；梦妮等改编。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9. 5

(红色经典励志中国)

ISBN 978—7—5387—2642—8

I. 吕… II. ①马… ②西… ③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缩写本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9595号

吕梁英雄传

作 者：马烽 西戎

出 品 人：张四季

责任编辑：赵 岩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11

电 话：总编办：0431-86012927 发行科：0431-86012952

印 刷：北京密云红光印刷

开 本：640×920 1/16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920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0.00元

1

桦林山是吕梁山的一条支脉，山脚下有个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叫康家寨，与东南桃花庄、东北望春崖，恰好成为三角形。桦林山土地肥美，出产丰富，是个好地方！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八路军开来晋西北，建立起新政权。农民们在农会领导下，减了租，抽了约，光景慢慢好起来。村里的抗日自卫队也发展起来了。

☆ 1 ☆

康家寨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带，离日本鬼子的据点有四五十里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“蚕食政策”，妄图一点一点把我抗日根据地吃掉。正月里占了离康家寨三十里的水峪镇。

消息传到康家寨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日夜不安。村干部商量了一下，每天派两个自卫队员，出去探听消息。连着探了两三天，回来都说敌人只是在水峪镇修炮台，连村都不出。村里人都安心了，就认为：“敌人就是占大城镇哩，咱这山沟小村，保险不来。”

转眼惊蛰已过，节气不等人，家家都忙着上地干活，



好像忘记有敌人，连个哨也不放了。到了二月间，敌人又占了和康家寨隔着一道梁，仅十里地的小集市汉家山。

一天清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村里一个早起拾粪的人，一出村口，见沟里进来一股穿黄衣服的队伍，他心中一跳，扔下粪筐就往回跑，一边跑一边喊“敌人来了，快跑吧！”接着就听见村外响起了枪声。这下村中大乱，鸡飞狗跳，哭喊声响成一片，人们乱纷纷地逃向村西的桦林山。

村里的自卫队分队长雷石柱，今年二十三岁，猎户出身，爬山过岭如走平路，枪法更是高强，山猪野羊只要叫他看见，总跑不了。有一身好本领的他，此时正害着打摆子病，趴在炕上起不来。听到满街人乱跑，他媳妇吴秀英背着他才躲到山上。

逃出去的人，眼巴巴地挨到下午，忽然望见村子上空腾起一片黑烟，料想是敌人放火后走了，男人们这才赶忙跑回来救火。村里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！十几间房子冒着红红的大火，满街是半截的死牛死猪，到处是污秽的血腥。家家的锅盆瓦瓮打碎了好多，粮食衣服扔下一地，粘着鸡毛和黑血……

村上没来得及跑脱的人，有六个被敌人杀害。当时张忠老汉和他家三小子躲藏的地窖被敌人发现，敌人从

上面扔下五六颗手榴弹，张老汉只觉得耳朵“嗡”的一声便昏过去了。等醒来才发现地窖里的其他人和他家三小子都死了。敌人临走，还捆走了康顺风等七个人。

康顺风三十来岁，旧政权时在村里当过间长，为人圆滑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做事情都是看风转舵。新政权成立时，他伪装积极，又混到个村主任代表。这次他被敌人捉住，一张快嘴“爷爷”“大人”的叫了一路，敌人连睬也没睬他。他心想：这回可不得活了。

哪知一到汉家山据点，正碰上多年不见的表哥王怀当。这王怀当现在是伪联合村公所的村长，在日本人面前是数一数二的腿子，外号叫“二日本”。王怀当叫人给康顺风松了绑，把他引荐给日本人。日军独眼窝翻译官，请康顺风抽烟喝茶，向他探问村里的情形。康顺风受了日本人这番招待，感激得不知如何孝敬才好。当下把村里的实在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讲了个一清二楚。听罢康顺风的讲述，独眼窝翻译官和王怀当要他回去转告地主康锡雪，只要他出来维持，就放他儿子回家。

☆ 3 ☆

鸡叫时分，康顺风回到村里，马上溜到远房哥哥康锡雪家通报情况。康锡雪五十上下，长得圆头圆脑，是村里的首富。旧政权时，在衙门里做过师爷，又当过村长，颇有心计，算是这偏僻山村里见过世面的大人物。他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在晋绥军里当副官，做老子的在抗



日政府面前，就以“抗日家属”自居。老二叫康家碧，二十来岁，平日在家吃喝嫖赌抽洋烟，村里人都叫他“康家败”。

这次鬼子进村，康锡雪家也未能幸免于难，家里东西被打砸抢了不说，两个儿媳妇还被糟蹋了，二小子也被抓走了。这回康顺风带回的消息是日本人要他出头露面当维持会的会长。

康锡雪低下头，两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心中翻来覆去地想：“不维持？儿子就回不来，财产就保不住……”又想：“要维持，自己出头可做不得。万一日本人有个山高水低站不住，那可就砸烂砂锅了。”想到这儿，忽然笑着对康顺风说：“虽说上头委了我，可我上年纪了，人老眼花，胳膊腿也硬了。哈！你出头，我给你当军师吧！”

康顺风虽然狡猾，但到底比康锡雪少个心眼，本来又是个爱出头露面抖威风的人物，这下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，马上满口应承下来。康锡雪的老婆“小算盘”，是一个麻钱看成磨大的财迷鬼，见康锡雪不愿当维持会长，又不想让康顺风独享了这个肥差，忙对康顺风说：“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叫你侄儿家碧帮你的忙吧！”康顺风听了连忙说：“那可好啦！我也正有这个心思。”康锡雪没吭气，心想“我不出头，先叫自己儿子帮助做点

事，就是将来新政权知道了，罪过也不大。”于是就答应了。二人接着又合计了一番。

康顺风从康锡雪家出来，乘天还没大亮，摸到村西头井跟前，看看四下无人，急急忙忙把张纸贴在墙上，一溜烟跑回家中。

清早人们去井上担水，发现井跟前的告示，就围着议论开了。日军告示上写着限三日内维持，如置之不理，休怪无情。一个噙着烟袋的老汉，叹口气低声说：“维持了就平安啦，反正谁坐了天下，也是一样纳粮。”揽工汉刘二则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一样？一样就是两样，财主们能出起负担，咱穷人出不起呵！”另一个老汉说：“要不维持，来了就杀，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啦，临死再挨一刀子？！”孟二楞为首的几个年轻人齐声反对道：“人又不是泥胎，他来了还不会跑？腿又没借给别人。”

村上有被抓走儿子或丈夫的人家，听说康顺风放回来了，都来找他打听各自家人的情况，康顺风装出忧愁的样子说：“唉！听说要往外国送哩！”一听说要往外送，女人们首先哭起来了。众人就求康顺风快快给想办法。康顺风说：“亲不亲一村人，我能不救吗！日本人不是贴了告示啦，只要咱们答应维持，不但人能放回来，全村也就安生了。”众人听了齐说：“只要人能放回来，维持就维持吧！”



康顺风可高兴坏了，召集了村里的王臭子、康肉肉等五六个流氓地痞，在康家祠堂成立了维持会。但被抓去的人，只有康家败回来，那几家人，焦急地来找康顺风，康顺风说：“说得倒容易，日本人又不是三岁小娃娃，答应个维持就能顶事？！俗话说钱到公事办，火到猪头烂。”

人们这才知道是非钱没救了，只好含着泪，回去典地卖牛，筹钱赎人。周毛旦家原本光景就不好，这次儿子周丑孩被抓走，哪里来的五十块白洋赎人啊，只得卖了五垧地，又把媳妇的一个银项圈凑上，这才交清赎款。

康顺风把钱收齐送到汉家山，捉去的人陆续回来了，只有村民代表辛在汉没回来。康顺风说：“皇军说他是坚决抗日的，不放回来，我求告了半天也不抵事。”其实康顺风怕辛在汉回来跟他作对，故意不让日本人放回来。可怜辛老太太，五十多岁的寡妇，为赎儿子把牛也卖了，闹得人财两空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☆ 6 ☆

2

维持会这伙人，整天起来就是在康家祠堂里肥吃海喝，纸烟不离嘴，见人就吼三喝四抖威风，催粮要款拉民夫，把家家搜刮得山穷水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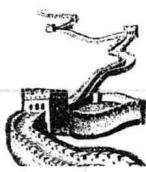
佃农刘二则是个性子绵善的老实人，租种着康锡雪

家十五垧山地，去年秋里只打了六石粮，这次敌人来抢了个干净，全家人就靠他掏炭过活。

这天下午，他从炭窑上回来，一进村就被叫到康家祠堂维持会催交粮款。刘二则进屋，见坐着几个伪军，连声求告道：“唉！家里连吃的都没了，身上连一毛钱也掏不出来。好……好你老人家哩！再迟几天吧！”那伪军哼了一声：“家里没饭吃？怎没把你饿死？真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！”众人一起求告说马上实在拿不出来，伪军只是诈唬着非马上要不行。康顺风估计人们马上也拿不出来，又想在村里人面前卖好，便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看限上两天吧！弟兄们跑腿了，你们一家给送上对鞋。”伪军们在康顺风的示意下就说：“只准两天，两天没钱就要人。鞋折了钱吧。”

☆ 7 ☆

刘二则回到家，老婆又告诉他，康家败说还欠着他家的一部分租子，说是一朝天子一路王法，租子要照旧规定交。正说着，门“砰”的一声被撞开，气汹汹涌进几个人来，领头的正是康家败。刘二则满脸赔笑说：“啊！二少呀！快上炕来暖一暖！唔，租子我还能不给？唉！实在是没有啊！等明年……”康家败一只脚踏在炕沿上，用手在大腿上拍了一掌抢着说：“倒等你一辈子哩！”一努嘴说：“搜！”跟在后面的人就一窝蜂拥上去，翻箱倒柜乱搜乱找，搜了半天，没找到一粒粮食。



康家败硬说刘二则把粮食藏了，眉毛一竖，叫把掏炭的鸭嘴锄等工具，带走作抵押。刘二则老婆急了，拦在门口求告。康家败飞起一脚，把她踢倒在地，骂骂咧咧地，领着这帮人扬长而去。

天黑了，刘二则老婆仍在低声抽泣着，刘二则两手抱着头，一声不响蹲在地上，心中又气、又恨、又愁、又怕，越想越伤心。他猛地把心一横，忽然站起，走到后墙根水瓮跟前，一头栽进水瓮里。他老婆吓慌了手脚，愣怔了半天，才想起把水瓮搬倒，可是人已经清水冲了肺，死了。他老婆抱着尸首嚎啕痛哭，口中数落着：“你好狠心呀！丢下我们母子们怎么活呀，呜呜……要死都死吧！”

刘二则老婆也不打算活了，拿了切菜刀，想先杀死炕上哭泣的儿子再自杀，摸着娃娃的头，心又一软，刀“当啷”一声，落在地上。夜更深了，她怀抱着熟睡的儿子，抓起把剪子狠命向自己胸口戳去……

第二天康家败带着村警，拿着绳子，来到刘二则门上。见门反扣着，喊叫也没人应，就一脚踢开门冲了进去，往地上一看，吓得惊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

村里人听说刘二则夫妇寻了死，都跑过来了。只见刘二则的小娃娃抱着妈妈的尸首，满脸是血，嗓子也哭哑了，有的妇女见了，就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人们纷纷

议论，都知道这是被催租要款逼死的。几个和刘二则一块掏炭的工友，挥着拳头，呼喊着要和维持会的人讲理去，被一个白胡子老汉拦下。

这老汉叫白文魁，家境殷实，是个老秀才，因在家行二，人称“二先生”。他为人正直，在村里能说几句公道话，又有点学问，村里人买地写约，说和调解，都请他当中人。他劝大家忍了，又提议凑点钱，安葬刘二则两口子。那娃娃也被康大婶收养起来。人们当下凑了些钱，买下两副薄棺材，帮着盛棺入殓，送到坟地埋葬了。

3

☆ 9 ☆

雷石柱本来就病着，在山上又受了风，又听说维持会仗着有日伪撑腰，把个村里闹得乌烟瘴气，病情加重，一连俩月出不了门。

这天黑夜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闷烟，心中想着村里的事，说不出的焦愁。这时，门外一前一后，进来两个人，是常来看望他的康明理和孟二楞。

康明理白面皮圆盘脸，戴着顶旧了的学生帽，穿件白洋布对门衫子，蓝布裤子撒裤腿，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。孟二楞身子又粗又大，紫红的脸皮，大眼睛，粗眉毛，头上包一块粗布手巾，衣襟敞着，露出一片黑毛胸



脯。

雷石柱一见是他二人，忙招呼坐下，又叫老婆吴秀英到院门口去望风。孟二楞一只脚踏在锅台上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今天去汉家山修碉堡，又叫黄皮猴打了一哭丧棒，不是村里人紧拉住，我真要揍他两下！一命换一命算了！”康明理也说：“这气真受不下去了！石柱哥，等你好了，我们一块儿找八路军去吧！”孟二楞握紧拳头，眼睁得圆溜溜地说：“闹上杆枪回来，先揍死维持会长，再揍日本人！”雷石柱说：“这事我思谋过好久了，参加八路军是好，可是咱们走了，村里的事怎么办？”一下把他俩人给问住了。

☆ 10 ☆

他接着小声说，“咱们要是走了，不是正合了人家的心意啦？村里的事还不是任由这些汉奸乱搞！”康明理发愁地说：“上级党的领导人一个也不在，咱们能闹得过人家？”孟二楞说：“要是打架，维持会那一窝子鬼，也不够我一个人踢打的！”康明理说：“这又不是打架的事！”雷石柱劝他俩不要悲观。正说中间，吴秀英慌慌张张跑进来说：“来了个人！”屋里的三个人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停了一刻，果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腰插手枪的人。细细一看，认出是马区长，大家都高兴极了。赶紧把他让上炕，你一句我一句的把村里情况讲了一遍。孟二楞让

马区长快给想个办法。马区长说“今天我就是专来和大家讨论这事来了！”马区长说毛主席号召咱们组织民兵，具体办法是挑选村里最好的青年，编成小组，暗地里和敌人斗争，慢慢壮大起来再反掉维持，成立公开民兵，武装保卫村子。三个人听了，身上仿佛有了一股子热劲。

马区长见大家很愉快地接受了组织暗民兵的任务，跳下炕，放下三颗手榴弹，说：“以后有问题，到靠山堡找我吧！”说完就要往外走。康明理上前一把拉住说：“康顺风叫我到维持会当书记，你看这事怎办？”孟二楞一听，着了急：“明理，这事你可不能干！要是我，不当面揍他一顿有鬼！”

☆ 11 ☆

马区长想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他既叫你干，我看你就不妨给他干。一来里头有了自己的耳目；二来也可以做争取瓦解工作。你们看怎样？”二楞听了马区长的意见，这才不吱声了。康明理却担心地说：“我就怕群众骂我是汉奸！”老马说道：“将来总有一天，群众会知道你给大家办的是好事！”几个人又对康明理说服了一番，他才答应下来。老马临出门，在雷石柱耳边又说了几句什么，雷石柱点点头，他才离去。





说也怪，自那日马区长来过后，雷石柱的病，很快就好了。

汉家山的敌人又派下差来，天天让去修碉堡。雷石柱找来孟二楞、康明理想对策，雷石柱主张发动群众和日本人磨洋工。孟二楞、康明理都赞成，三人马上暗里分头去宣传。人心都一样，谁肯给敌人卖力呢？第二天去干活的人们，拿的是小放羊铲铲，活把子烂锹，秃头子坏镢。远远看去，手脚一刻也不停，就是出工不出力。雷石柱见了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☆ 12 ☆

到六月尽头，汉家山的碉堡修好了，一小队日军住在里边。一中队伪军住在村东头的大关帝庙里。联合村公所，就设在西头一座楼院里。“二日本”王怀当仗势欺人，催粮要款，抓民夫，派花姑娘，谁不听就捆谁。麦子刚收上场，康家寨一个村子就摊派下两千斤麦子，限三天内交清。人们被逼得唉声叹气：“这样下去，穷人可没活路了！”

雷石柱一时也想不出办法，心中气闷，顺步走进康大婶门里。只见康大婶正端着半簸箕土，慌慌张张往麦子里掺。见进来人，吓得连忙拿口袋遮盖。看见是雷石柱，这才松了口气。雷石柱看看那掺上土凑数的麦子，

觉得掺少了不抵事，掺多了一眼又能看出来。心里一动，想出个掺砂的法子。就是淡淡地熬些榆皮水，洒在麦子里，把细小的砂子和进去搅匀，再风干。这样，一颗麦子就能沾上好几粒砂子。砂子分量重，颜色也和麦子接近，不容易被看出来。

康大婶听了高兴地说：“这可是个好谋算！”急忙出门就去找砂。雷石柱又把这办法告诉民兵们，民兵们又亲戚传亲戚，邻家告邻家，大家都照着办。人们把麦子交到维持会，康顺风一看，夸奖说“这回的粮交得可痛快哩，又快又好，连个皮皮圪渣也没有。”

雷石柱把摊派到自己家名下的五十斤麦子，掺上砂子刚闹好，正准备给维持会送去。忽见康明理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说是从水峪镇来了个货郎子，一进村就打听雷石柱住哪，可能不是好人。雷石柱听了大吃一惊，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细问了问那人的穿戴，随后把手一拍，高兴地拉着康明理就往街上走。

刚到街上，就见一个头戴瓜壳帽，身背包袱，年纪在二十七八的汉子走过来，康明理给雷石柱使了个眼色。那人也一面往前走，一面打量雷石柱。雷石柱见四周无人，忙迎上去摸了摸脸，那人也摸了摸脸，两个人对上了暗号。

三个人回到雷石柱家里，雷石柱把包袱接过来放到

炕上，那人瞟了康明理一眼，雷石柱忙抢着说：“他也是自己人。”那人才脱下鞋，取出一封折成三角的信，递给雷石柱说：“这是老马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。”原来，那人是上级派来的武工队长武得民。

武得民间了村里的一些情形，表扬了雷石柱他们的做法，便对康明理说：“你到村里跑一趟，看谁家买东西，就说这里来了货郎子！”康明理应着，飞快地去了。

没多一阵，来了一大群人，半年多村里没来卖货的了。老武把包袱打开，里头有布匹、针线、颜料、火柴……都是庄户人平常离不开的东西。人们把东西拿在手里摸摸，悲喜交加，高兴的是终于见到多日不见的日用品了，愁的是这年月哪有钱买呀。

二先生亲切地凑到老武跟前，抓住他的胳膊，斯文地说：“真是久旱逢甘雨，咱中国总是有好心肠的人，难得你送货来。水峪镇这阵是怎么个样子？”老武眉头皱了一下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还不是一样。”大家都不知道苦日子何时到头，个个唉声叹气。二先生摇摇头说：“在劫难逃！我看这也是黎民百姓的劫数，受够就完了！”老武看到这个情形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要活，总有办法。要是村村学赵家沟的办法，可就好了！”

赵家沟离这儿三十里地，人们都知道，就急问赵家沟到底有个甚办法。老武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今天本不该